

从《大河奔流》看琼·狄第恩的历史感

李美华

摘要 美国当代女作家琼·狄第恩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她在第一部小说《大河奔流》中融入了历史性,并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历史变化带来社会变化,而无法适应社会变化的人只能遭历史淘汰。狄第恩还认为,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社会没有变得越来越好,而是带来了缺失和衰败。狄第恩由此对过去抱有强烈的怀旧感。

关键词 琼·狄第恩 《大河奔流》 历史感 社会变化

琼·狄第恩(Joan Didion)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和非小说创作都颇有成就。2005年,她因非小说作品《不可想象的岁月》(*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一书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2007年,美国全国图书基金会向狄第恩颁发了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章,以表彰她作为小说家和散文家对美国文学做出的贡献。

虽然狄第恩已是享誉美国文坛的女作家,但国内对她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除笔者2006年出版的一部专著外,从中国知网的期刊论文数据库得知,研究她小说的论文只有区区几篇,且主要集中于她的另外两部小说《顺其自然》(*Play It as It Lays*, 1970)和《民主》(*Democracy*, 1984),对她的其他小说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拟以狄第恩的第一部小说《大河奔流》(*Run River*, 1963)为研究对象,分析狄第恩在该小说中体现的历史感。

狄第恩的历史感不论从其小说作品还是非小说作品中都可以看出。在《向伯利恒跋涉前行》(*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1968)及《白色影集》(*The White Album*, 1979)等非小说作品中,狄第恩以新新闻主义这一新颖而独特的方式从各个角度报道了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变化。其敏锐的笔触及独特的报道视角使她的散文成了对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的一种记录,也成了对美国文化强有力的批评。狄第恩在非小说作品中讲述了社会上发生的实有其事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故事,狄第恩不但体现了她强烈的政治关怀和道德关怀,而且体现了她对这些故事的深刻思考。

然而,狄第恩的历史感和对历史的思考并非只局限于非小说作品。她的第一部小说《大河奔流》同样也体现了这一主题。

一、文本的历史性

历史主义是“强调历史环境在各种文学阐释中的重要性的批评活动”^①,而新历史主义

本文为厦门大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①陈榕:《新历史主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671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版。

者则“主张在文学研究中引入对‘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关注”^①，所以，“历史具有文本性，文本具有历史性”^②。《大河奔流》便是一部具有历史性的文学文本。该小说讲述了北加州两个显赫家族——奈特和麦克莱伦，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化中最终衰败的故事，故事发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奈特的独生女莉莉嫁给了麦克莱伦家唯一的儿子埃弗里特，两个家族由此合二为一。然而，原有的富足和传统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婚姻的幸福和家族的兴盛。最终埃弗里特枪杀了莉莉的情人，然后饮弹自尽，酿成了家族的悲剧。两个显赫的家族就此走向衰败。

这一关于家族衰败的悲情故事，其历史背景就是美国加州四、五十年代的社会变迁。费尔顿(Sharon Felton)说，《大河奔流》“探讨了平行崩溃的两件事：莉莉和埃弗里特婚姻的终结及河谷农业结构的解体。随着埃弗里特的死和河谷发达农业的衰弱，一个以简单的生活方式为特征的时代结束了”^③。费尔顿这里说到的“河谷发达农业”和“以简单的生活方式为特征的时代”其实就是加州时代变迁的一部分，这是这部小说历史性的一个层面。此外，狄第恩利用历史为轴线，把这一变化和美国著名的西进运动的历史和美国梦联系在一起，使这一文本具有了历史性的另一个层面。

西进运动是美国拓展西部边疆和开发西部的过程，历时大约一个世纪。大批美国移民从东部出发，历经各种艰辛，来到西部。西进运动中的美国人抛弃一切陈规陋习，克服困难，开拓进取，艰苦创业，从而培育了现实乐观、勇往直前的民族性格。对西进运动的移民来说，加州是浪漫、遥远而充满希望的金色土地和理想乐园。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来到加州定居的移民，通过自己的双手，在这片广阔的新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自己和后代建造了美好的家园。正如斯托特(Janis P. Stout)所说：“西部提供了真正美国式的生活。它给人予宁静而繁荣的希望……它给了寻梦者能到达人间天堂的令人兴奋的希望”^④。

所以，西进运动的历史是美国人寻梦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梦是“对美利坚民族的价值观念与国民精神的一种概括，它早在欧洲移民飘洋过海、开拓建设新家园之际就已见雏形”^⑤。如果说欧洲移民到美国是美国梦最早的雏形，那么，19世纪的美国西进运动就是美国梦的继续。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移民的涌入使美国东部的土地显得狭窄和拥挤，为了求生存，谋发展，美国政府把目光转向辽阔的西部。在美国政府相关政策的鼓励下，大批东海岸渴望得到更多土地和更多自由的人开始向西迁徙，在西部构筑自己的家园，实现自己的梦想。

《大河奔流》中的奈特和麦克莱伦家族正是美国西进移民的后裔。他们从祖上手里继

①陈榕：《新历史主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673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版。

②申富英：《论现代小说中历史虚构性的嬗变——从《格列佛游记》到《尤利西斯》再到《洼地》》，《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③Felton, Sharon. "Joan Didion: a Writer of Scope and Substance." Literature Resources from Gale.

<<http://go.galegroup.com/ps/i.do?id=GALE%7CA133018787&v=2.1&u=xmu&it=r&p=LitRG&sw=w>>

④Stout, Janis P. *Through the Window, Out the Door*. 1998. Tuscaloosa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P199.

⑤陈许：《美国西部小说研究》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

承的就是这么一个充满希望的“人间天堂”。在这里,获得全然的幸福和个人满足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可以说,祖上把他们眼里已经实现的梦境传给了下辈。从孩提时代起,莉莉的父亲瓦尔特·奈特就告诉她,萨克拉门托河谷是“上帝自己的小果园”^①。既然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在这片土地上埋葬了他们的祖先,这个地方就属于他们了。这使莉莉也有了同样的信念,她告诉父亲:“有时我觉得这整个河谷都属于我”^②。莉莉由此有了获得无限自由的欲望。十六岁生日的时候,她父亲给她十六枚银币,告诉她关于美国天堂的金色梦境:“你说你想要什么,然后就去追求你想要的……”^③。埃弗里特也一样认为加州河谷就是生活乐园,他可以无忧无虑地永远生活在这个乐园里,这里是可以保证他的幸福和全然满足的地方。莉莉和埃弗里特都在农耕生活方式下长大成人,固守原有观念,希望这种生活永远不变,而他们可以永久生活在这个神话之中。也就是说,作为西进运动的移民,他们的祖上在加州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使他们得以在这一梦里过着富足的生活。他们希望能够一直生活在这个梦里,永远不用醒来。

狄第恩虚构的文本故事和美国西进运动的历史和美国梦的源流联系在一起,使《大河奔流》这一文本的历史性得到了突显。狄第恩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她本人的身世也与西进运动有关。狄第恩是第五代加州人,祖上曾经是美国西进运动中的移民。在狄第恩另一部历史感很强的非小说作品《我从哪里来》中,她讲述了很多其祖上在西进过程中历经艰难的故事。她的祖先中有位叫伊丽莎白·斯科特·哈丁的女性,一次为了躲避印第安人的袭击,和孩子们一起躲进了山洞。同样是这位女性,还曾经怀抱婴儿游过一条涨水的河流。而狄第恩的高祖母在随马车队迁徙的旅途中,曾经“亲自掩埋了一个孩子,生下另一个孩子,两次得了高山热,还得轮流赶牛车”^④。作为西进移民的后代,狄第恩对这些故事耳熟能详。而他们历经艰辛到达加州后,在中央河谷地带建立了以农耕生活为主的乐园也是真实而富神秘色彩的。这样,美国西进移民在加州建造美好家园的史实便成了狄第恩在《大河奔流》中的故事背景。可见,《大河奔流》这部作品“并非空穴来风,它诞生自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⑤,通过把西进运动和美国梦融进故事的方式,狄第恩似乎也在表明,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而是持续发展的。

二、历史的变化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有从无到有逐步发生和行成的历史”^⑥。但是,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人类历史“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下”^⑦不断向前发展。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势必带来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人类社会总是处于永不间断的变化发展之

① Didion, Joan. *Run River*. 1963. New York: Pocket Books, p36.

② Didion, Joan. *Run River*, p79.

③ Didion, Joan. *Run River*, p31.

④ Didion, Joan. *Where I Was From*. 2003.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6.

⑤ 陈榕:《新历史主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679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版。

⑥⑦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242、30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中”^①。而当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一旦“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带有根本性的全面变革”^②,它便进入社会转型期。

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的变迁,加州河谷这一人间乐园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强烈冲击。“19世纪末,伴随着大面积的西部土地的开拓是大工业的崛起,商业、工厂、矿山在各地出现,铁路线、电话线像蜘蛛网似的遍布全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迅速地由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化强国。这一切似乎在告诉世人:辽阔的西部即将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③。如果这是一种预测的话,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已经成了一种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证明加州这个人间乐园已经进入由农耕生活方式向工业化的转型期。社会转型势必带来对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冲击,造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

狄第恩把这些变化同麦克莱伦和奈特家族的故事融在一起。在加州,传了几代人已久的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工业和技术开始入侵加州。航空业、制造业等联营大公司开始入驻加州河谷。农场让位于工业园,大农场被划分为小块土地。房地产业发展迅猛,如火如荼。最后,一个个农场逐渐缩小甚至最终消失。加州正在改变,过去熟悉的家园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变得面目全非。对于加州,狄第恩有句经典名言:“关于我小时候的加州,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它消失的速度”^④。于是,“现在很难找到加州了”^⑤。原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受到无情的冲击,变得支离破碎。

在社会转型期间,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由于个性、承受能力和接受能力的差异,不同的人应对社会变化的态度和能力也不一样。有的人能够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和社会的变化,在历史洪流中继续生存下去。有的人则无法面对这种变化,而采取消极逃避或是对抗的方式。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被历史洪流吞噬,成为社会变化的牺牲品。在《大河奔流》中,狄第恩就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加州历史变迁给两个曾经显赫一方的家族带来灭顶之灾的历史画面。

在评论《大河奔流》时,温切尔(Mark Royden Winchell)说:“某种程度上说,狄第恩之于中央河谷的上中层社会来说就像福克纳之于密西西比的萨托里斯一家和康普森一家一样——是个社会变化的记录者”^⑥。两个家族的衰败首先从父辈社会地位和个人能力的丧失开始。莉莉的父亲和埃弗里特的父亲曾经都是富甲一方的有名的大农场主。但是,当时世变迁,河谷涌进了大量的外来者后,他们也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踌躇满志的莉莉的父亲竞选失败,无法在立法机关留任,从而也失去了竞选州长的机会。这是家族权势丧失的象征。此后,奈特只能沉溺于自己的婚外情中,一蹶不振。最终出了车祸,与情妇惨死河中。小说中,狄第恩刻意描写了奈特一家墓地的荒芜,以象征奈特家族的没落。经过几代人的演变,如今的墓地“干草模糊了标记,守卫锈迹斑斑的金属大门的石天使的翅膀,几

①②刘秀华:《转型期人的个性与社会秩序关系研究》第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陈许:《美国西部小说研究》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

④Didion, Joan.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1968.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p176.

⑤Didion, Joan.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p177.

⑥Winchell, Mark Royden. Joan Didion. 1989.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p72.

年前就断了。这个地方没有了丝毫像料理得很好的地方那种对死者的尊重”^①。

对麦克莱伦家，狄第恩同样表达了这个家族无法适应社会变化的状况。麦克莱伦不象奈特，他没有政治上的失势经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却成了神智不清的人。这个曾经是家庭支柱的一家之主，成了需要人照顾、不能在家庭事务中起任何作用的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他去世。狄第恩虽然没有明确说明麦克莱伦的精神状态和时世变化有直接关系，读者从小说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感觉出来。对麦克莱伦家的衰败，狄第恩同样用了一个意象，那就是麦克莱伦家的农场由于疏于打理，颓败之势已经显露。“一英亩又一英亩的红木桩和铁格架被弄倒了，和前一年夏天没有收拾的死亡的藤蔓一起随其腐烂。机械在秋雨中生锈，窑早已经不能用，主路车辙道道。连河堤都垮了，一年没人照管”^②。可以说，这也是狄第恩用以象征农耕生活方式行将消失的意象。

家道不可避免地衰败了。伴随这一衰败的是莉莉和埃弗里特婚姻的失败和最终埃弗里特枪杀莉莉的情人而后自杀的惨剧。莉莉和埃弗里特皆来自显赫的大农场主家庭，本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完美婚姻最终走向失败，其原因也是和社会变化分不开的。面对社会变化，不论莉莉还是埃弗里特都是无力面对和接受这一变化的人。

在时世变迁、旧有生活方式受到冲击的时候，埃弗里特的反应是无所适从。他对自家大农场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他只是想要拥有它”^③，他要一辈子“站在自己的土地上”^④。他之所以跟莉莉结婚，是因为只有莉莉才是“他可以与之生活在农场的人”^⑤。对河谷原有社会秩序的外来干扰，他非常反感。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姐姐萨拉可以离开河谷，也接受不了儿子选择去东部的普林斯顿大学而不是上传统加州人上的斯坦福或是伯克利的举动。他对变化后的社会一无所知，对纷纷出现的房地产业、保险业、汽车业和广告业都不甚了了。于是，埃弗里特采取了逃避的方式，先是扔下家人去参军。因父亲去世不得不回家以后，便让自己埋头农场的农活，对外界的一切采取逃避的方式。

莉莉和埃弗里特一样，同样执着于固有的生活方式。曾经是“河谷的百合花”^⑥的莉莉，希望自己永远是富有农场主的公主，希望无忧无虑的生活能够恒久不变。为此，莉莉嫁给了埃弗里特。但是，他们的婚姻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家庭的默许和邻居们的期待。于是，久而久之，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到了后来，两人之间几乎无话可说。本来应该最亲密的夫妻俨然成了陌生人。“在床上，她常常假装自己是别人，是个陌生人，她认为，埃弗里特也是这么做的，她没有假装自己是别人的时候，她就假装着埃弗里特是别人。那些她没有假装他们两人都是别人的时候，她则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还是第一次在河上的时候”^⑦。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莉莉希望生活还停留在她和埃弗里特第一次做爱的时候。

埃弗里特为了缓解自己在社会变迁面前无所适从的心理危机，扔下莉莉去参军了。莉

① Didion, Joan. *Run River*. 1963. New York: Pocket Books, p78.

② Didion, Joan. *Run River*, p125.

③ Didion, Joan. *Run River*, p124.

④ Didion, Joan. *Run River*, p124.

⑤ Didion, Joan. *Run River*, p157.

⑥ Didion, Joan. *Run River*, p43.

⑦ Didion, Joan. *Run River*, p88.

莉给自己找到的解脱则是乱性。她因此怀孕、流产、坏了名节,但她似乎都不在乎了,从未因此感到内疚和悔恨过。莉莉的乱性和埃弗里特去参军一样,都像“迷惘的一代”去欧洲一样,是对自我的一种放逐,是寻求缓解精神危机的一种方式。最终,婚姻的大厦开始坍塌,埃弗里特杀了莉莉的情人,然后自杀。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家族就此分崩离析。

莉莉和埃弗里特被温切尔称为“狄第恩的迷惘的一代”^①。他们都是失落在新旧两个世界中的人。狄第恩试图借助小说来说明一个问题:由于社会的变迁,他们的祖辈实现的美国梦受到了无情的冲击。他们虽然想继续生活在这个梦里,但是,他们最终面对的却是破碎的梦境。时世变迁带来的不但是旧有生活方式的终结,而且是延续了几代人已久的美国梦的破灭。

三、狄第恩对历史发展的思考

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这是思想家们经常争论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推陈出新、由低级到高级的合乎规律的具体历史过程”^②。那么,狄第恩对历史发展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狄第恩认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是持续不断的,同时历史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但是,对于历史发展的趋势,狄第恩是否认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呢?

从狄第恩的小说作品和非小说作品中可以看出,狄第恩认为,她小时候的加州,也就是令她充满孩童记忆的加州已经不见了。传统不再延续,道德趋于沦丧,原有的价值观念也已面目全非。由加州辐射到整个美国社会,作为记者的狄第恩在她的非小说作品《向伯利恒跋涉前行》和《白色影集》等作品中,给我们展示的是一幅令人无所适从的后现代社会场景。在狄第恩眼里,20世纪六十年代处于“一切分崩离析,中心不再凝聚”^③的无序状态。而七十年代则是“社会焦虑和无序甚至比六十年代更加严重”^④的时代。由此可以看出,狄第恩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不是正面的,而是负面的。她认为,历史的前行发展并没有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好,而是今不如昔。

狄第恩对社会历史的这种观点同样体现在《大河奔流》中。加州社会的变化带来的是失去——土地的失去、生命的失去、婚姻爱情的失去。而失去又导致了衰败。正是这种失去和衰败给整部小说蒙上了一层浓烈的伤感情绪。

这种观点也直接导致了狄第恩强烈的怀旧感。加州变了,狄第恩小时候熟悉的加州已经完全消失。《大河奔流》“弥漫着一种失落感、‘某种自豪感’的衰退以及作者家乡萨克拉门托河谷原有的、熟悉的方式的消失”^⑤。在散文《当地姑娘的笔记》中,狄第恩同样表达

① Winchell, Mark Royden. *Joan Didion*, p78.

② 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42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 Didion, Joan.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pxi.

④ 李美华:《琼·狄第恩作品中新闻主义、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多角度展现》第33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 Rawls, James J, and Walton Bean. *Californi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8th edition. 2003. New York: McGraw-Hill, p439.

了变化和失去这一主题。她回忆了很多小时候的生活片断,如夏天在河里游泳、驾车穿过种植啤酒花的田地、参加加州农产品交易会等等。她接着写道:“在那个温情的梦乡中,萨克拉门托一直在做梦,也许直到1950年出事的时候都是这样。出的事便是,萨克拉门托醒来时发现这么一个事实:外部世界正在涌入,速度很快,但很艰难。在醒来的那一刻,萨克拉门托不管是好是坏,已经失去了它的个性”^①。从狄第恩的表述不难看出,狄第恩这里所说的“个性”就是萨克拉门托的过去代表的一切,或者说过去的加州代表的一切。传统历史学家“相信社会进步说。在阐释历史时,总是试图建立一个线性发展的图谱”^②。狄第恩显然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在她看来,历史的发展并没有使社会越来越好,现在杂乱无序的社会还不如过去。这就是狄第恩对历史发展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正因如此,狄第恩对过去的一切表现出依恋感和怀旧感。在《大河奔流》出版四十年后的2003年,在《我从哪里来》一书中,狄第恩承认:“《大河奔流》中,大多是关于加州过去的样子或者说‘正在变化’的样子,这本小说的细节让小说弥漫着一股很强的(现在我认为有害无益的)怀旧情绪。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这么认为,现在,大约四十年后,在我读这本小说的时候,还是这么认为”^③。

题目《大河奔流》本身便寓意深刻。大河东流入海,永不停歇。这意味着时间的流逝和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时间流逝势必带来所有变化。加州变得面目全非了,但是,谁也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脚步。狄第恩让幸存者莉莉最终明白:“一切都在变化。没有人选择这一变化,但一旦变化开始,什么也无法使之停止”^④。而这也正是狄第恩试图通过小说传达给读者的信息:谁也无法阻止历史的脚步,阻挡社会的变化。而历史的发展不总是进步的。在过去和现在中,也许狄第恩选择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责任编辑:涂险峰

① Didion, Joan.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p173.

② 陈榕:《新历史主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671页。

③ Didion, Joan. *Where I Was From*, p160.

④ Didion, Joan. *Run River*, p44.